



“七十年代人”散文系列

我們的愛 到哪里去了

朱文穎 ● 著



WOMENDE AI DAONALI QULE



安徽文艺出版社

像天使一样飞翔 / 钢琴课
一个年代的迷惘与信念 / 最可爱的女人
鬼故事 / 避免受到伤害的途径
张爱玲的故乡 / 海上的花开花落
厌烦的罪 / 寻找狐狸的孩子





“七十年代人”散文系列

● 朱文颖 / 著

我们的爱 到哪里去了



Memories of Love & Nature

●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们的爱到哪里去了/朱文颖著. -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2001.9

(七十年代人散文系列)

ISBN 7-5396-2046-3

I. 我… II. 朱…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5416 号

我们的爱到哪里去了

朱文颖 著

责任编辑:马晓芸

出 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 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 刷:安徽书刊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6.75

插 页:2

字 数:100,000

印 数:5000

版 次: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5396-2046-3/I·1893

定 价:12.8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1 / 暖桂 · 向日葵

4 / 到上海购置新衣的薇依

8 / 像天使一样飞翔

录

11 / 钢琴课

13 / 行到水穷处

15 / 一个年代的迷惘与信念

20 / 最可爱的女人

23 / 鬼故事



25 / 一场棋逢对手的战斗

29 / 我们的爱到哪里去了

32 / 避免受到伤害的途径

37 / 北极光

39 / 骑车穿越黄昏的男孩

43 / 草帽与非洲菊

46 / 屋子里的京戏

51 / 关于“背叛”

55 / 雨夜施蛰存
59 / 如同皮影戏的夜晚
64 / 英雄泪
68 / 宝二哥来了
72 / 祖父祖母与老房子
85 / 长满葛萝与美人蕉的庭院
96 / 地震天
107 / 张爱玲的故乡
112 / 上海往事(之一)
116 / 上海往事(之二)
119 / 海上的花开花落
121 / 栖身之地
126 / 一个人离开了我们
131 / 厌烦的罪
134 / 梦幻中的四舅形象
137 / 巴黎的春天
140 / 观石与青花
143 / 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
147 / 野性非洲
152 / 珍珠与手艺人
155 / 雪
160 / 众生
163 / 在耦园喝茶
167 / 沙溪印象

- 172 / 危楼
176 / 听吴老先生弹琴
179 / 立夏
182 / 黄梅雨
185 / 吃花的故事
190 / 寻找狐狸的孩子
193 / 古典的叛逆



／暖桂·向日葵

我是由桂花开始想起一些事情来的，但我不是单想说桂花，或者是向日葵，我其实是忽然想起了两个人，一个是外国的，另一个是中国古代的，他们都已经死了。我记得在今年的哪张报上看到过一段文字，说是今年的中秋不可能看到桂花了，需得等到十月中下旬，那时候持续的秋雨，若是遇上一两天的晴暖，就可见一夜桂树万里香的景致了。不知道为什么，对那段文字我印象特别地深。果不其然，这几日，满城的桂花开了，大街小巷都有卖花的，有时候相隔几步就能看见一个手捧桂枝的大人或者小孩。桂花让这个城市忽然增添了温情，我记得有个搞美术的朋友对我说过，只有闻到糖炒栗子和桂花的香味，才会觉得秋天来了，夏日的烦躁终于过去，开始又要把画纸画笔拿出来了。我觉得这话挺有意思，尤其因为它是一个懂得四季的人说的，可见温雅的诗情、对于自然界的敏锐感受毕竟已深入人心。这样说来，甚



至可以把这十月里的暖桂，看作是古中国的某种渊源了，所以我就由此想起了一个人——宋代有名的文人苏东坡。

因为最近在写一点文字，所以看了些有关苏东坡的资料。看了以后，觉得这个人极有意思，他一生因为坚守自己的灵魂，无数次被卷入政治漩涡中去，遭到过无数次贬官、逮捕、流放，然而每当悲哀与不幸降临，他总是微笑着接受；他是一个天才，一生自得其乐，充满智慧，心灵却又像一只鸽子般温文；他性喜玩笑，单纯真挚，总是在无意之中惹怒了皇上或者皇上身边的哪个小人，别人恨他入骨，他却总是恨不起人，“他恨罪恶，对作恶的人倒不感兴趣。”他吃了那么多苦，却一点没有尖酸味；还有他的文字，即使在沉重的叹息之中（他从来都不绝望）也有一种特别的妩媚与舒展……这个奇妙的人，把一切都作了解释，甚至把他深入骨髓的苦难也作了婉转的继而超脱的解释。一切，在于他，都能自解。苏东坡是中国古代文人中极为杰出与特殊的一个，无数的人真心崇拜他，但没有人能够对他加以模拟。我总觉得，苏东坡代表了中国文化中最为洒脱仙逸的一面，是佛家和道家的结晶体，他更接近于禅，一种更为入世的禅。

我在写这段文字的时候，房间里正充满了桂花的香味，那是整整一大瓶的桂花，有金桂也有银桂。在另一个桌子上，则是今年很流行的仿真花卉：向日葵。梵高的《向日葵》在今天早已光芒四射，但这位印象派大师，毕生潦倒，只活了三十七年。他贫困孤独，他的性格更像一团火，与朋友争论艺术，一怒之下能用刀割下自己半个耳朵。在对生活的极度绝望和对绘画艺术极为疯狂的追求中，他自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如果说“艺术家是火”这句话得以成立的话，



那么梵高就是最好的证明。然而由梵高的向日葵，我又想到了苏东坡，这位温雅和谐如同自然的伟人，他无疑是把艺术的火与自然的和谐相结合了，他与神秘东方的渊源更加接近。在东方人看来，他所表达的痛苦，更为含蓄，更为接近于自然的兴衰枯荣，东方人不是太容易理解梵高的，但不论如何，艺术的美将得到永存，就像自然界里的桂，还有向日葵。

／ 到上海购置新衣的薇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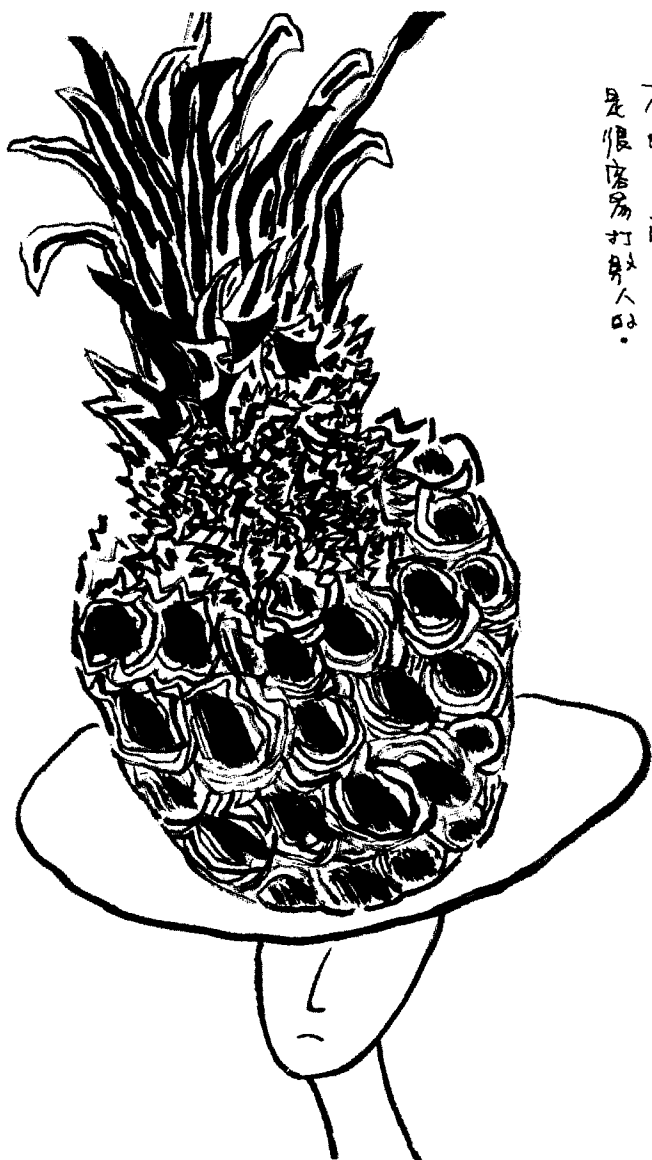


我有个名叫薇依的朋友。长得蛮好，也蛮时髦，至少是喜欢时髦。

有一次，我对她说：薇依这名字带有些上海的意味。首先，它确实给人一种南方的感觉。这还不是烟雾灰檐的南方，而是开了花正繁华着的，那花也是桃红或者玫色，很有些惊艳的意思。而那艳也是有品位的，是沉在底里不惊不乍泛上来的。它看起来闹猛而亲切，骨子里其实有些凉冰冰的。

薇依点着头说是。她说有一次她站在“巴黎的春天”门口等车，都是满载，漂漂亮亮地开过去，冷漠而又体面，让旅途劳顿、购物辛苦的她有种灰头灰脑、受了打击的感觉。有时候上海就像一只开屏的孔雀，是很容易打败人的。薇依说。

其实薇依喜欢别人说她像上海人，这也是她常常乘了火车去上海购买服装的一个原因。从苏州到上海，大约需要一个多小时的路程。不太短，却也不能算长，还无法用这样的



有时候上海就像个开屏的孔雀，
是很容易打动人的。



时间来衡量一个人——她是否为了买衣服而达到付出真正代价的地步。既然不能算作玩物丧志，这行为便带有些生活的趣味，是不为琐碎的日常生活所打垮的意思，已经进入了精神的领域。所以说，我们在繁华的上海商业区看到的那些手里提了大包小包、衣着带有淮海路南京路最新特色、正匆忙赶路的女孩，常常包含着两种类型：一种是以前棚户区的女孩，切实艰辛的生活与不动声色的外表融为一体，另一种，当然，另一种便是定期到上海去购买衣服的薇依。

究竟到上海去买过几次衣服，薇依说她已经记不清了。但有些细节薇依却是不会忘记的。首先是交通工具。薇依喜欢坐火车到上海去，在高速公路已经迅猛发展的今天，薇依其实也早已欣然接受了这种交通方式。但去上海，她仍然坚持着要坐火车。薇依觉得坐火车进入新客站，具有某种正式而隆重的感觉，特别是车厢广播里开始用上海话一再重复着：“上海到了，上海到了。”沪语那种叮当作响、落地有声却又玲珑剔透的质感，总是能让薇依感到莫名的激动。薇依就喜欢在这样的报站声中提了行李，随着嗡嗡作响的人流走下火车，再嗡嗡地步出车站。上海就应该是这样的。薇依想。薇依说她有一次没有买到火车票，坐了高速客车去上海。车子停在闸北区的一个小站，下车时薇依看到街对面一家烟纸店斜斜地撑着门面，一条毛色不太好的狗躺在门前。薇依忽然就没了什么兴致，恍惚觉得是下错了站。到了一个不是上海的地方。在薇依的心里，上海与荒凉可丝毫搭不上界，或者，这事情还可以换一种说法，不管薇依自己承认不承认，那就是：薇依到上海来，其实心里是存了热望的。

就像我们这个时代的绝大多数城市女孩一样。

／ 像天使一样飞翔

8



『七十年代人』散文系列

整个事情其实非常简单。我在南京一家周刊工作的时候，一位作者到编辑部来，随身带着她儿子的暑假日记。大家看了，忽然都觉得好，觉得在简单稚气的文字里面有种“真气”。譬如说，有这样一段：今天，炎热的天气终告一段落，下了一场雨。我们本想打开窗户，可雨总是跑进来，所以我只好关了窗户，站在阳台上看雨。过了会儿，雨却停了，又恢复了炎热的状态。还有一段：今天下午我挨了一顿痛打，是因为不肯做作业，而且还在小声骂人，最后竟然用橡皮砸妈妈的脸。挨了打，屁股痛极了。这位妈妈还告诉我们说，儿子写这日记时才八岁。现在不行了。她说，现在作文多写一个字他都不肯。

那份暑假日记后来被我复印一份，留着。它让我想起了很多事情，用现在时髦的话说，它促动了我的思想。记得在一部大人小孩都爱看的《城南旧事》里，有这样一个情节：



城南的破院里到处都是杂草，站在碎瓦或者砖墙的上，就可以看见更远的地方。在地平线那儿，天和地是连在一起的，无论怎样辨别都无法分清它们的界线。所以，那个叫英子的小孩这样说：“我分不清天和地，我也分不清好人和坏人。”

或许这是影片里最精彩的一句话，这句话里有个大得了不得的空间。它不是用成人世界里的是与非来辨别衡量的，这是一个尚有能飞翔的人才能说出来的话，譬如说像英子那样常常被错认作懵懂的孩子。同样，这空间也存在于那位八岁孩子的暑期日记中，那样一种直截的质朴的表达方式，表达着对于自然万物的感知，其时，感官完全开放，世界之于他，之于他们，是真正完整的四季和清晨与黄昏。当然，人总要长大，长大了就要明辨是非，承担责任，而小时候暑期日记写得好，又有些文学细胞的，还很有可能要去做文，但是那样一种天籁般的飞翔能力，那样一种直截质朴的表达方式，却还能保存多久？在成人世界里，小孩子的话是几乎要让成熟的大人们愕然的，因为明明知道，那天真的话是对的，但对得好像太简单了些，便有些不可理喻。要知道，人长大了便很难发表自己的观点，因为这观点被许多观点之外的东西笼罩住了，挟制住了，震慑住了。世态人情，冷暖世故，最简单最通俗的例子就是“皇帝的新装”。

真正的真理一定是能说得清的，否则它就不是真理。它一定具有自己的形状、体积、声音，甚至于情感。我相信真理是一种具有情感的事物，这是我过了很久、经历了很多事情以后才认识到的。真道理、真感情往往是简单的，只是作为载体的人太复杂而已。人从混沌中的真理走出来（婴儿时

代)，然而要走向一个看得清形状、体积甚至于情感的非常确定的真理，这个过程太难了，要克服人性中种种的弱点，种种属于天性的几乎是无法克服的弱点。这是一个炼狱的过程。

我们不知道那位小朋友到了十七八岁的时候暑期日记会是什么样子，在更有眼光、更有见解、更加成熟地用成人的眼光去识别“好人”与“坏人”时，他还会保存那种天籁般的飞翔的能力吗？





／ 钢琴课

城市中的钢琴热，仿佛就在一夜之间成为了一种时尚，从哈农的指法练习到著名的肖邦的夜曲——你们都还喜欢肖邦吧？对于这个人，与他同时代的浪漫主义音乐家舒曼曾有过一句宽宏博达的名言：“脱帽致意吧，先生们，一位天才出现了！”

肖邦的音乐灵感强烈、奇异、突如其来。他的曲式只能是自由的，而每当他试图把他的天才纳入不属于他的和与他的精神不相符的清规戒律中去的时候，那必然就会妨碍到他的天才。在他的身上体现出一种多么令人着迷的品格啊，怪僻、独特、非同凡响——有时候，上海滩上那些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钢琴课伴读父母们，也会在辛苦而枯燥的指法练习之余，对孩子们讲讲肖邦：“肖邦”——他们说，带了一种遥远而虔诚的神态。

有一天，也是忽然的，看到报上有条钢琴购买的市场统